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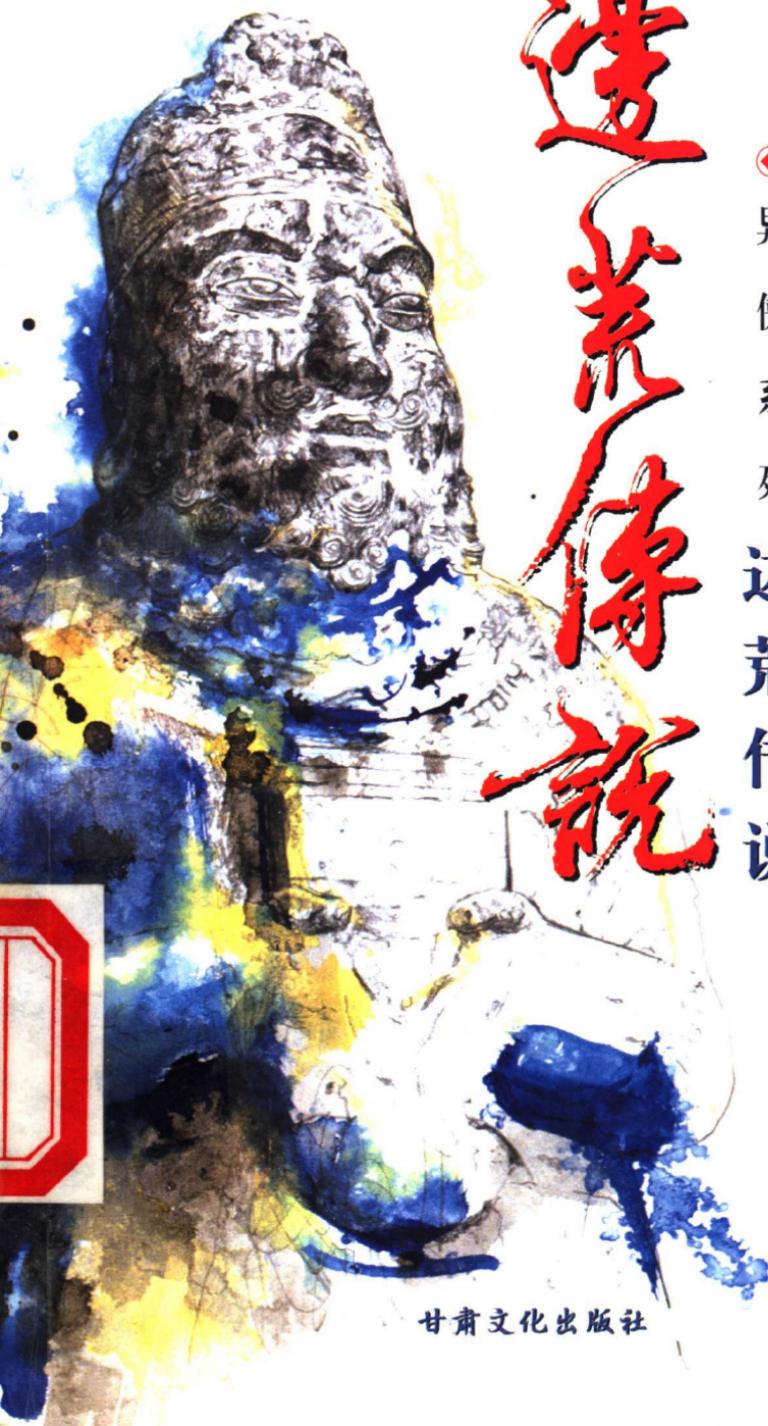
董易作品集

28

◆ 异侠系列 边荒传说

邊荒傳說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

邊荒傳說

五胡乱华之际，在淮水和泗水之间，有一大片纵横数百里，布满废墟的无人地带，南方汉人称之为“边荒”，北方胡人视之为“瓯脱”，而位于此区核心处的边荒集，却是当世最兴旺也是最危险的地方。

她既不属于任何政权，更无法无天，是为有本领和运气的人而设的，传说正是由那里开始。

ISBN 7-80608-778-8



9 787806 087787 >

ISBN 7-80608-778-8
总定价：450.00元（全45册）

黃易

◎异侠系列

邊荒傳說

〈卷二十八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边荒传说/黄易著，—兰州：甘肃文化出版社. 2003. 3
ISBN7—80608—778—8

I. 边... II. 黄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3）第016881号

边荒传说

(香港) 黄易 著

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

730030 兰州市庆阳路230号 电话: 0931-8454246

责任编辑: 管卫中 封面设计: 靳与刘设计顾问

封面题字: 钱开文 封面绘图: Michael Lan

天时包装(深圳)有限公司承印

(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木棉湾工业区)

发 行: 广东同德书刊发行中心 电 话: 020-34298027

开 本: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印 张: 137 版 次: 2003年3月第1版

字 数: 2700千字 印 次: 2003年12月第2次

书 号: ISBN7-80608-778-8 定 价: 450.00元 (全45册)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厂家联系调换)

第一章 反目決裂

刘裕和宋悲风忽见谢琰的热情和亲切，完全出乎他们意料外，两人正如丈八金刚，摸不着头脑之际，仍是一身官服的谢琰已挽起两人臂膀，把两人带回偏厅里，欣然道：“你们见过韫姊吗？”

此时八个亲卫始拥进厅内，分立各方，可见谢琰得知两人在厅内，一马当先赶进来，把其它人抛在后方。

宋悲风像首次认识谢琰般呆瞪着他，在谢家这么多年，他尚是首次得到谢琰如此善待。

刘裕朝谢混瞧去，后者一脸惊讶神色，看来连他也不明白老爹为何如此重视两人，神情非常尴尬。刘裕心感快意，目光落往刘毅身上，只见这位同乡兼战友垂下头去，避过自己的目光。登时心中一动，涌起不安的感觉，意会到这小子是厅内除谢琰本人外，惟一明白谢琰为何改变态度的人。

①

宋悲风狠瞪谢混一眼后，答道：“我们仍未向大小姐请安。”

谢琰此时才放开挽着两人的手，正要说话，谢混忙道：“韫姑母已就寝。”

谢琰现出错愕神色，显然是晓得谢混在撒谎，偏又不能揭破他。遂放开挽着两人的手，转向宋悲风道：“明早见韫姊吧！我有些事和小裕商量。”

又向谢混道：“混儿给我好好款待宋叔。”

说完不容宋悲风答话，向刘裕微一点头，径自向偏厅后门走去，八名亲卫高手连忙随行。

刘裕向宋悲风传了个无奈的眼色，再向刘毅打个招呼，不理谢混，追在谢琰身后去了。

谢琰穿廊过院，直抵中园的忘官轩，命手下在门外把守，领刘裕入轩坐下，还亲自煮茶待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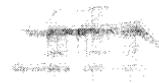
谢琰有一句没一句地问他在盐城的情况，刘裕一一答了，心中不妥当的感觉不住增长，隐隐猜到谢琰是有事求自己，否则以他一向的作风，绝对不会对他如此和颜悦色的。

敬过茶后，谢琰缓缓放下杯子，神色转为凝重，沉

皇朝

• 异侠系列





声道：“我定要杀了刘牢之那奸贼。”

刘裕大吃一惊，失声道：“什么？”任他如何猜想，仍想不到谢琰脑袋内转的是这个主意，心叫糟糕。在这一刻，他猛然醒悟刘毅因曾在旁煽风点火，所以神情如此古怪。

谢琰充满怒火的眼睛朝他望来，狠狠道：“没有大哥的提拔，这奸贼怎会有今天一日？想不到他竟是狼心狗肺的人，竟敢以下犯上，以卑鄙手段杀害王大人，又暗中勾结司马道子父子，残害同胞，我绝不容他如此作恶下去。”

刘裕更肯定刘毅搞鬼。在某一程度上，他谅解刘毅急于为何谦复仇的心态，可说是情有可原，但却非常不明智。

谢琰不但不是个军事家，更绝非政治家，对两方面都是一窍不通，遇上司马道子这擅于玩弄权术的阴谋家，备受摆布仍没有丝毫自觉，还自以为是建康高门大族的捍卫者。他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民众的利益，而是要维持高门的利益和现状。

谢琰可以接受司马皇朝的祸国殃民，因为司马皇朝

④

与高门大族的利益息息相关，难以分割；可是却接受不了刘牢之以布衣的出身，杀害高高在上的高门重臣王恭，因而令他对眼前亡国在即的形势视若无睹，只求去刘牢之而后快。这样做一方面可对愤怒的建康高门做出交代，大有清理门户的意味；更希望除掉刘牢之后，他可以完全控制北府兵，承继谢玄的不世功业。

刹那之间，他完全掌握谢琰的心意，更明白谢琰因何对他改变态度。

谢琰要利用他，至乎牺牲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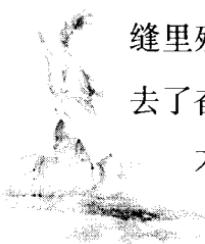
这个念头刚于脑海内形成，谢琰的声音传入他耳内道：“我要你为我杀死刘牢之，在此事上，除小裕外，实不能作第二人想，你不但武功高强，且是能接近刘牢之的人，我相信小裕必可把此事办妥。”

刘裕头脑一阵模糊，那是因失望而来的沮丧感觉，令他感到心力交瘁。过去的所有奋力求存、艰苦奋斗，都尽付东流，只能落于夹在刘牢之和谢琰权力斗争的隙缝里残喘。任何一方面都可把他压成碎粉，他更感到失去了奋斗的力量，只余下怨愤。

不论自己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，但在谢琰眼中，他

黄
易

•
异
模
系
列



彻头彻尾地是个奴才，是一枚可牺牲的棋子。

他记起谢玄的忠告，就是在掌握实权前，千万不要插手谢家的事，可是到此刻他才真正掌握到谢玄这个忠告背后的用心良苦。

今次到建康来，他是要投靠谢琰，助谢琰平定天师军之乱，结果却得到这样的对待？

他听到自己软弱的声音答道：“刘牢之是绝不会让我有刺杀他的机会，我根本没法下手。”

谢琰沉声道：“只你一人之力，当然没法成功。幸而北府兵中，不乏支持你的人，像刘牢之宠信的何无忌，便是站在小裕一方的人，所以只要你肯想办法，谋定后动，非是全无机会，只要去掉刘牢之，北府兵的控制权会立即落入我们手里，那时朝廷也要看我的脸色行事。”

刘裕差点想立即去把刘毅狠揍一顿，他怎可以把自己和何无忌的关系泄漏予谢琰？

倏忽间他清醒过来，虽然清楚明白以谢琰的个性和自恃身分，绝听不进他区区一个布衣小将的逆耳忠言，但为了报答谢家的大恩，仍不得不向他痛陈利害。

迎上谢琰正向他注视的目光，刘裕捕捉到闪过的不耐烦神色，暗叹一口气，语重心长的道：“刺史大人有没有想过假如刘牢之在建康遇刺身亡，北府兵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？”

谢琰终按捺不住心中的不高兴，皱眉道：“当然想过每一种可能性，这方面不用你去担心，只要你依我的吩咐行事，一切自有我去担当，我们谢家在北府兵内，仍有足够的威信，足以镇住想借机滋事之徒。”

刘裕心忖：你一向高高在上，如何可以俯察北府兵的军情？所谓谢家的威望，只是谢安和谢玄的威望，对谢琰只是爱屋及乌，事实上北府兵内由上至下，没有人当谢琰是个人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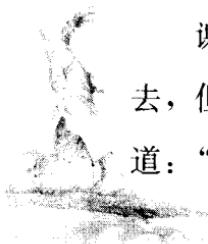
这番心里的话当然不可说出来。

刘裕正容道：“刺史大人当然是思虑周详，不过刺史大人有没有想过，在刘牢之和何谦之间，司马道子因何选取刘牢之而放弃与他关系密切的何谦呢？”

谢琰脸色一沉，差点光火，但又勉强把情绪强压下去，但仍忍不住提高了声调，显示出失去了耐性，不悦道：“这还不简单，论实力，是刘牢之比何谦强，何况

皇
室

•
异
族
系
列





只要成功拉拢刘牢之，王恭和桓玄的联盟立即实力大减，而事后亦证明，于司马道子当时的情况来说，他的选择是正确的。”

刘裕平心静气的道：“假如我真的成功刺杀刘牢之，大人下一步怎么走呢？”

谢琰沉声道：“当然是全力讨伐天师军。”

刘裕心中苦笑，谢琰的想法实在太天真了，道：“司马道子会这么好相处吗？这将是他整顿北府兵千载一时的良机。一方面他可以借此置我于死地，株连所有与我有关系的人，来个斩草除根；另一方面他可以提拔刘牢之派系的将领作北府兵的统领，甚或直接委任他的儿子掌管北府兵，如此我们岂非弄巧反拙？”

谢琰显然没有为他的生死设想过，呆了一呆，才道：“当我军权在握，岂到司马道子胡作妄为？更何况他还要倚仗我去应付天师军。”

刘裕道：“在北府兵内，刘牢之从来都是玄帅之下第二号人物，淝水之战后他的权力更巩固，所以玄帅也不得不因应形势把兵权交卸予他。刘牢之比之何谦更工于心计，他绝非有勇无谋之辈，这正是司马道子不得

不舍弃何谦的原因。今次他到建康来，不会不防司马道子一手，且兼有何谦的前车之鉴，对他自己的安全应做出了最妥善的安排。假如他在建康遇上不测之祸，由他嫡系将领把持的广陵，必会起兵造反为他复仇，在此天师军作乱之时，我们大晋先来个内讧，并不明智。”

刘裕心忖现在的自己，等于代替了当日王国宝的位置，刘牢之变成何谦，司马道子则换作谢琰，只是形势却迥然有异，因为谢琰根本控制不了北府兵。

谢琰双目喷出怒火，沉声道：“说到底，你是不愿去做这件事。”

刘裕尽最后的努力道：“我当然支持刺史大人，只不过眼前不是适当的时机，现在首要之务，是同心协力去应付势力日趋庞大的天师军，愈快平定祸乱，桓玄便无机可乘，待一切稳定后，我们才想办法把刘牢之扳倒。”

谢琰冷笑道：“孙恩算什么东西，不过区区一个小毛贼，他比得上苻坚吗？以苻坚的百万大军，还不是饮恨淝水？孙恩只是在找死。”

刘裕听得大吃一惊，心想：谢琰除了清谈外，还懂



邊荒傳說

卷二十一
十八

什么呢？只听他这番藐视孙恩的话，便知他不但轻敌，沉湎于淝水之战的光辉里，且不明白民情，不明白天师军崛起的背后原因，不明白天师军代表着民怨的大爆发。

他大可欺骗谢琰，诈作答应他，只要拖延至北府兵大军出征便成。可是他却不愿这般做。他曾向谢玄隐瞒自己的事，令他至今仍感内疚，所以不想再欺骗谢家的人。

此时他更多了一件事要担心，就是谢琰过于轻敌而招致败亡。

刘裕颓然道：“小裕不是长他人的志气，荒人曾和天师军在边荒集交手，天师军绝非乌合之众，徐道覆更是智勇双全的明帅。这么多支占领边荒集的侵略军，只有他们能全身而退。”

“砰！”

谢琰终于失去控制，一掌怒拍在身旁的小茶几上，声色俱厉地喝道：“我现在只问你一句话，不要再多说废话。”

茶杯被震得翻侧滚动，直转至几子边缘，只差分

毫，便会朝地下坠下去，大半杯的茶倾泻几面。

轩外守卫的亲兵，有几个已忍不住闻声透窗窥进来。

刘裕心灰意冷地道：“希望大人你明白，我说一句你爱听的话，只是稍费唇舌之力，是绝没有困难的，但只会误导刺史大人。首先，在现今的情况下，根本不可能杀死刘牢之，何无忌是绝不会与外人合谋取他亲舅之命。其次如果是如果不幸成功了，只会便宜了司马道子，又或孙恩和桓玄，更非谢家之福。我刘裕并不是忘本的人，我愿追随大人，为大人效死命，平定孙恩的祸乱，那时挟平乱之威，做起其它事来自然会得心应手，请大人明察。”

纵使明知不会有用，刘裕仍把心中所想的说出来，但以谢琰的高傲自负，怎听得进逆耳之言呢？

果然谢琰气得脸色发青，一字一字的缓缓道：“你给我滚，以后不准你踏入我谢家半步。”

纪千千从噩梦里挣扎醒来，浑身冒汗。

眼前漆黑一片，一时间她完全不晓得自己因何事在





邊荒傳說

卷一
十八

这里，她不是在建康的雨枰台，有秦淮河温柔的水浪声伴她安眠吗？为何她一觉醒来，彷如被妖术移转到万水千山外的陌生国度，茫然不知身处何地。

纪千千不住喘息，意识逐渐凝聚，然后她记起燕飞，各种思维亦向她袭来，可是不论她想什么，例如尚有几天便百日筑基期满；又或慕容垂攻破长子，亲手斩杀慕容永；慕容宝远征盛乐，不论哪一方面的事，都难以分散她狂涌而来的失败感。

她感到对不起燕飞，在过去的几天，她根本没法集中精神，依燕飞的指示筑基修行，而被感到一切都没有意义的沮丧支配了。

窗外星月无光，夜空密布云层，乌鸦凄切的哀啼声从远处传来，亦添心中的忧思。

带着秋意的凉风从窗外吹进来，只有睡在一角小诗平和的呼吸声令她稍觉安心。

如果没有慕容垂，她现在便应是安睡在燕飞怀内，这个想法令她倍觉孤寂，更使她身心受到巨大和无情的压抑。

不！

我绝不可以就这么放弃。

百日筑基已成她的惟一希望，不论是否成功，她也要奋战到底。

纪千千把扰乱她思维的千头万绪慢慢收拢，逐渐平静起来，压下像烈火般焚烧她心灵的心魔。

在这一刻，她记起燕飞传她筑基之术说过的话：气有清浊，浊则拥塞有碍，清则通达无阻。自己现在的情况，该属气浊了。

这个念头升起，像明灯般照亮了她黑夜崎岖的前路，纪千千集中心神，依燕飞之法“凝神入气穴”，缓缓吐纳呼吸，竟入物我两忘的修真道境。

连她自己也不知道，她已渡过道家修炼的一个小劫，否则将会前功尽废。

“砰砰！”

仍在床上思念着小白雁的高彦惊醒过来，连忙跳下榻子，取外袍穿上，经侧门进入卓狂生的卧房，来到门前喝道：“谁？”

拍门的人道：“是我！快开门！”

黄易

•
异侠系
列

系
列

高彥聽出是庞義的聲音，忙把門拉开，道：“有什麼事非要用來打擾老子不可的？”

庞義探手進來，劈胸抓着他的衣服，硬把他扯出房外去，喝道：“不要說廢話，我們的辛大俠要投河自盡呢！”

高彥失聲道：“什麼？你在說笑吧！這裡又不是汪洋大海，怎淹得死人？”

庞義放开抓着他的手，領先沿廊道朝船尾的出口走去，咕噥道：“少說兩句行嗎？我們的大俠醒來後便不理勸阻，硬要到船尾去，看他渾身哆嗦發酒瘋的樣子，誰敢保證他跳進河水里可以再浮出來呢？”

高彥糊里糊塗地嚷道：“救人如救火，老卓他們是白吃的嗎？”

庞義道：“他們仍在下棋，哪有空管其它事！你是邊荒游的最高主持人，客人出了情況，不找你找誰？何況你和大俠最有交情，至少喝過酒談過心。”

兩人急步來到船尾，沿木階朝下走去。

高彥拍額苦笑道：“我好像是好欺負似的，所有麻煩事都推到老子身上來，要老子去解決。唉！我不干